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北周地理志

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北周地理志

(上) 王仲犛著

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北周地理志

(下) 王仲犛著

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北周地理志

(全二冊)

王仲華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39¹/₄印張 702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冊

統一書號：12018·13 定價：4.30元

序言

從三國到隋，十個朝代，晉書有地理志，宋書、南齊書有州郡志，魏書有地形志，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都沒有志。清代人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及十六國疆域志，亮吉的兒子洪麟孫又補梁疆域志，近人臧勵蘇補陳疆域志，十代中所缺的地理志，只有北齊和北周了，本書就是想補這方面的空缺。

從西魏政權建立（公元五三五）到北周政權消滅（公元五八一），前後四十多年，時間不算短，散見在地志、史書和碑誌的材料不算少，把它整理出來，是有必要的，但也有下列一些困難。

梁、陳、北齊、周書都沒有志，唐初修五代史志，把它包括進去了，五代史就是指梁、陳、北齊、周、隋五代而講的。這部五代史志，後來和隋書合起來一起行世，所以又稱爲隋志。隋書的禮志、樂志等，都是分類按朝代敘述，因此眉目很清楚，內容也很充實，獨是隋書地理志，是根據隋代的州縣布局來寫的，其它四朝的州郡縣名稱，只是在沿革中附帶提到，有很多州郡縣，因爲到隋代初年就已經併省了，而隋志也就沒有把它敘述出來，省略了。因而雖說隋志本是五代史志，應該包括北周志，但却不能完全憑藉隋志來補北周地理志。這

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一點。

本書的主要依靠資料，有水經注、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縣圖志、舊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等諸書以及類書中所見一些有關當時地記材料。但是這類地理志及地記雜書，資料來源不一，往往互相矛盾。舉一個例子說，隋書地理志說：「帖夷，西魏置，又置昌寧郡，開皇初郡廢。」寰宇記廢帖夷縣下引周地圖記說：「帖夷縣，後魏廢帝元年置，屬帖夷郡。」御覽卷一百六十七引後魏書又說：「廢帝前元年，置帖夷縣，屬封統郡。」一個帖夷縣，一說屬昌寧郡，一說屬帖夷郡，一說屬封統郡。帖夷縣究竟應該屬哪一個郡呢？判斷就有困難了，現在只能根據最早成書的隋書爲定。另外如集州有其章郡，治符陽，可是巴州有其章縣，別屬哀戎郡；又如金州有魏興郡，治西城，又有吉安郡，治吉安，北周時，却把吉安縣廢了，而改魏興郡治的西城爲吉安，這樣就成吉安郡無屬縣，而魏興郡却領吉安縣，這些情況，很難解釋，而出現的次數又很多，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二點。

在哪個州應該統哪幾個郡，哪個郡應該領哪幾個縣方面，問題也不少。舉一個例子來說，北周明帝時，雍州一度統領十二個屬郡，到了北周武帝建德元年，又把十二個郡合併爲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四個郡了。以前十二郡的一些屬縣，哪個縣改隸了這個郡，哪個縣改隸那個郡，古代地記不是完全有記載的，這樣，州郡的統屬關係，安排得難免會有和當時

實際不相符合的地方。這個問題，從前研究歷史地理的人就已經感覺到了。楊守敬氏在隋書地理志考證的後記裏說到洪綺孫的補梁疆域志，「度屬自我，割隸從心，惟務補亡，不思闕殆」。楊氏這樣批評洪氏，是正確的。但是楊氏在自己所編的北周疆域圖後所列北周州郡縣目中，州郡縣的隸屬，同樣是「度屬自我，割隸從心」，同樣蹈洪氏的覆轍。本書州郡縣的割隸度屬方面，也同樣存在着問題的，我今天指摘前人，後人也一定會指摘我。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三點。

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時，郡縣林立，分割得很厲害，所謂「百戶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到了北齊、北周後期，郡縣逐漸加以併省。本書的體例，凡是見於魏書地形志的州郡縣，尤其是兩漢以來的舊縣，併省經過，一般在併進去的縣目下，加以說明。可是這裏也遭遇到很難處理的地方。因為省併的縣和未省併的縣界接境，所以「想當然」的，把它連敘在一起，提到這些縣省廢了。究竟省併的縣境，還是全部割納進這一縣呢？還是一縣分成四五個區域，這個區割入這縣，那個區割入那縣呢？就沒有資料來證明了。還有，省併的郡縣，有時是有年代可以稽查的，如北齊天保七年縣廢，開皇三年郡廢之類，有時是沒有年代紀錄的，像魏書地形志載有此縣，到了隋書地理志裏這個縣就不見了。那麼，在西魏北周地區的郡縣，「想當然」說廢於西魏北周之世，在東魏北齊地區的郡縣，「想當然」說廢於東魏北齊之世。實際情況，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說明。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

的困難第四點。

在本書中，除了州郡縣之外，還搜集了東西魏、北齊北周的鎮戍和縣級以下的地名。這些地名有些已經可以考查到是今天的某地；有些雖說了，但說得不對；有些連說都沒有說。舉幾個例子來說吧！周書齊王憲傳：「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高顯戍這地名，胡三省通鑑注說它近涑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它在夏縣北，但是並不能確定下來。山西通志說高顯在山西曲沃縣北二十里。近年蒲太鐵路通車，山西曲沃縣北置高顯車站，更突出起來。從當時周齊的疆境來看，高顯戍說是在今天高顯車站附近是完全脗合的。這是偶然查出的一個例子。又如周書武帝紀裏說，武帝伐齊，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讀史方輿紀要說，統軍川就是土軍川，在山西石樓縣西五十里。但是據周書達奚武傳子震附傳：「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北齊義寧鎮即今山西安澤縣北的和川鎮，烏蘇鎮即今山西沁縣西北二十里的烏蘇村。離石和這兩處距離都很遠，迂回進軍，事實上似不可能。後來在寰宇記裏找到一條說：「赤壁水在岳陽縣西北，合澗水。其澗水一名通軍川。」恍然大悟，統軍川就是通軍川。岳陽縣在今山西洪洞縣東北岳陽鎮，距離洪洞縣很近。從通軍川進軍和川鎮和烏蘇村，方向很對頭。這也是偶然查出的一個例子。但是也有些地名，到現在都無法肯定在今天的哪裏，例如魏書田益宗傳、北齊書堯雄傳、周書韋孝寬傳及權景宣傳都提到樂口這個地方，前人著作都沒有講到這一地方的今天的確切

地址。本書現在參稽史傳，姑且把它繫在豫州臨潁郡邵陵縣下，說它當在今天河南鄆城縣東南二十里沱口鎮即漯河市附近。像很多這類地名，安置得未必妥切，或許會鬧出笑話來。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五點。

在確定當時郡縣的今天地理位置時，還會由於某一種情況，造成錯誤。像北周廓州治澆河城，在今青海貴德縣南神池河東岸，隋廓州治河津，更在今貴德縣之西，唐廓州治化城，在今青海化隆縣南，黃河北岸，黃河去城八十步。三個朝代，廓州的名稱沒有變，可是州治的所在地却變了，由此造成了一些混亂。周隋唐廓州都有達化縣，元和郡縣志說達化縣東至州三十里，這個州字，是指唐的廓州來講的，即說達化縣在唐廓州治之西三十里。楊守敬北周疆域圖，誤置達化縣在北周的廓州治所澆河城之西三十里，也就是把唐的廓州治誤成北周的廓州治了。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楊氏可算是一代宗匠，尚且免不了出現這類錯誤，我本人學問荒疎，本書中這樣情況，也一定難以避免。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六點。

當時的史書，除了使用當代地名以外，有時又出現了歷史上的地名，尤其是敘述郡望方面。劉知幾在史通邑里篇裏也曾提到過：「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琅邪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在我編寫這部地理志尋找材料時，也碰到這一類問題。像周書竇熾傳，說他是扶風平陵

人，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裏因說：「平陵，兩漢縣，晉廢，此必魏周間重立而隋復廢者。」實際北周時並無平陵縣，扶風平陵，祇是漢代以來竇氏的郡望。又像周書寇儁傳，說是上谷昌平人。據魏書地形志，上谷郡領居庸、平舒二縣，另外有個昌平縣，北魏時已別屬昌平郡，可見上谷昌平，也祇是東漢寇恂以來的寇氏郡望。北齊書袁聿修傳，陳郡陽夏人。當時陳郡領項、長平二縣，無陽夏，陽夏已別立郡，袁聿修的籍貫，也祇是東漢袁安以來的袁氏郡望。當代地名，前朝郡望，夾雜混淆，敍在一起，造成混亂。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七點。

在僑州郡方面，北朝的混淆情況，並不次於南朝。像東魏在并州和汾州附近僑置恒、雲、朔、燕、蔚、顯六州；北齊又在北方沿長城置立北恒、北朔、北燕、北蔚、北顯、北靈六州。西魏在寧州附近僑置恒、雲、朔、燕、蔚、顯六州；北周又在渭水上流今寶雞一帶，僑置恒、雲、朔、燕、蔚、顯等六州。這幾處僑置六州的建立，和當時內移的六鎮鮮卑兵力的分佈及後來府兵制度的發展，關係極大。可是前後四個朝代，六州州名全同，地區不同，容易淆亂不清。又像東西魏對峙，北齊、北周交戰的疆界上，拉鋸戰很激烈，僑州郡的交錯複雜也特別厲害。舉汾水流域爲例：東魏的南汾州在定陽；西魏僑立的南汾州在玉壁（後來改稱勳州）。東魏的建州在高都；西魏僑立的建州在車箱城。西魏的南絳郡在車箱城；東魏的南絳郡在澮交川。北齊的正平郡在臨汾；北周的正平郡在柏壁。汾水流域是這樣，汾水流域

以外祇要接近周齊或周陳的邊境地區，也是這樣，到處都在鬧雙包案。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八點。

由於州郡縣的名稱不少相同，連鎖反應，還帶來了另外一些困難來。舉個例子說，本書爲了補亡拾遺，在每一個州郡縣下，還羅列了一些零碎的資料，某某人曾封某某郡，某某人曾封某某縣，某某人曾任某州刺史或某郡太守之類。這裏就出現了不少問題。像北齊在項城置揚州，或稱北揚州，也有稱東揚州的。北齊又在宜陽立陽州，這個陽州，在史書上往往也作揚州，和項城的揚州名稱混淆起來。周書文帝紀裏，有一條資料說，「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來附」。胡三省通鑑注，就把這在項城的揚州，誤成宜陽的陽州。這種錯誤，通人也很難避免。又像梁在楚城（今河南信陽市東北六十里楚王城）置楚州，東魏改稱西楚州，北齊改稱永州，西魏在孝昌（今湖北孝感縣北）置楚州（見寰宇記），後又改稱岳州，東魏在鍾離（今安徽鳳陽東）置楚州，北齊改稱西楚州，陳改稱北徐州，北周又稱西楚州。先後有三個楚州。舊唐書許紹傳：「祖弘，父法光，俱爲楚州刺史。」這個楚州是三個楚州中的哪一個楚州呢？我開始把這一條資料繫在鍾離的西楚州之下，後來看到北齊書暴顯傳裏說：「天保五年，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刺史許法光」的資料，感覺梁字雖未必對，但這個西楚州在漢水流域是肯定的。那祇有後稱岳州的楚州，是在漢水流域。其後我又對證許紹和唐高祖李淵幼年時代同居安陸，同窗讀書。李淵的父親李昺當時在

安陸做安州總管，許法光在孝昌做楚州刺史（即後來的岳州），許紹和李淵同學是完全可能的。才把這條材料改繫在孝昌的岳州之下。像這樣情況，最容易發生錯誤。本書裏有的改正了，有的可能還沒改正。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九點。

在帝諱方面，也碰到一些問題。像隋志是根據隋區宇圖志等書來編寫的，繼承隋代的習慣，避隋煬帝諱的地方，都沒有回改過來。所以稱西魏北周設於魯山的廣州爲魯州，錢大昕楊守敬諸氏已訂其誤，這是大家都知道了。而北魏末，爲了旌權臣爾朱榮的殊功，於北秀容川置廣州，史臣爲隋煬帝諱，又改稱嵐州，這一點却很少有人知道。又像水經漯水注：「漯水東經下洛縣南，魏燕州廣寧縣，廣寧郡治。」隋志裏，北齊的北燕州有長寧郡，可能長寧郡就是廣寧郡，因爲隋代避諱，改廣寧郡稱長寧郡。但是史料殘缺，我們今天尚無法獲得確切的證明。還有四川的金堂縣，西魏北周都稱金淵縣，並置金淵郡。隋志、通典、元和郡縣圖志避唐諱，改金淵稱金泉縣，隋書外戚獨孤羅傳，弟穆，封金泉縣公，即是一證。可是在隋書周搖傳裏，稱搖在周閔帝初封金水郡公，金水郡也就是金淵郡。像這樣類似的，地方還很多，我們有的發現了，有的還沒有發現。這是補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難第十點。

此外，在寫定本書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還多，這裏就不多談了。下面還有幾點補充說明。本書在州下，不列封名。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後記裏曾批評隋書地理志，說「削鄭國於安陸，使分茆大封，杳然堙沒」。楊氏的意思，周隋之際，韋孝寬封鄭國公，應該在安陸

下既提到鄆州，又講到鄆國。我們認為隋志不提鄆州，是一種遺漏；不講鄆國却沒有錯。胡三省說，宇文周封國，多取古國名爲封，這話是正確的。舉些例子來證明，像滕王道，時無滕州；畢王賢，時無畢州；紀王康，時無紀州；鄆王貞，時無鄆州；郇國公韓建業，時無郇州；鄆國公梁士彥，時無鄆州；薛國公長孫覽，時無薛州；鄆國公陳山提，時無鄆州；邳國公楊雄，時無邳州。所以說王和國公的封名是完全採用州名，是站不住腳的。因此本書的州下，不列封國之名。

本書著錄州郡縣，以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五七八）宣帝大象元年（公元五七九）爲準。所以採用宣政元年和大象元年，而不採用大象二年（公元五八〇）爲斷限的緣故，因爲宣政元年和大象元年，北周剛把北齊滅掉，北齊的州郡縣改動得還不多，採用這個時間，還可以藉此看出北齊的州郡布局來。

本書在州與州之間，排印時空一行。每縣縣名之下，注出今地名。今地名是根據清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歷史地圖集及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等前人研究成果來填寫的。四川省的部分，又根據近人蒲孝榮同志所編的《四川歷代政區治地今釋》一書，加以訂正。在填寫時，以國家測繪總局編製，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爲依據，並根據了一九七七年的行政區劃資料來加以訂正。

本書除北周地理志十卷外，另外有附錄三種。第一種是北魏延昌地形志北邊州鎮考

證，講的是北魏六鎮未撤以前的北方州鎮分佈情況。第二種是魏書地形志營州所統郡縣考證，想把北周地理志所沒有記載的營州郡縣，補講一下。第三種是東西魏北齊北周僑置六州考略，可能對早期府兵制度研究會有一些用處。

北周地理志十卷，共著錄州二百十五，郡五百五十二，縣一千零五十六。隋書地理志前序所記北周大象二年（公元五八〇）的州郡縣數目，是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零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拙著和隋志比較起來，州數差不多，郡數比隋志多，縣數比隋志少六十多個。縣數減少的重要原因，是我的工作做得沒有到家，憑藉的資料不足，許多縣當時實際還存在的，但因為考查不到，以為都省併了。

本書起稿是在一九三五年，費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寫出，寫得很草率。後來在一九四三至四四年，又費了近二年的時間，加以修訂補充。解放後，又陸續搜輯了一些材料，到一九七一年夏，才算正式寫定。一九七八年，對今地名的注釋，又加以核訂。前後經過四十多年的時間，作了四次較大的修改。

因為這是一部解放以前的舊稿，材料又大都根據封建史書、州郡記志，以及歌頌地主階級分子的碑誌石刻方面搜集來的，引用的材料內容，不免含有封建毒素。整理的方法，也接近煩瑣考證。因此，本書存在的缺點，是一定很嚴重的。同時，由於本人在歷史地理知識方面，水平很低，記憶力又隨着年齡的衰落而日益衰退，編寫修訂的時間距離又拉得

太長，時斷時續，有時拿起舊稿來，簡直想不起自己爲什麼要這樣寫而不那樣寫，真是恍成隔世。因此，又往往造成前後不能照應，互相矛盾，體例也互不一致的地方。總之我這部舊作，各方面存在的缺點是很多的，只有請求閱者嚴格批評，以便再版時加以改正。

本稿承武漢大學歷史系陳仲安同志和中華書局張忱石同志爲我耐心審閱初稿，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書中部分引文也經仲安同志校核，訂正了我許多疏忽和前後矛盾的地方，使這本書減少了很多錯誤。張忱石同志還爲本書編製索引，便于查閱。因此，我不得不感謝他們兩位。

北周地理廢置沿革考錄

周書中有關西魏北周疆理節略

周書賀拔勝傳弟岳附傳：永熙二年（公元五三三），孝武詔岳都督二雍二華二岐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按賀拔岳最後所督二十州，即宇文泰繼承憑藉以成其霸業者。

周書文帝紀：太昌元年（公元五三二），賀拔岳表太祖爲夏州刺史。永熙三年（公元五

三四），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於是三軍未有所屬，太祖赴之，諸將推太祖。魏帝詔太祖爲大都督，即相統領。原州刺史史歸爲悅守，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

騎一千襲擒之。太祖進軍原州。夏四月，引兵上隴，侯莫陳悅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

守水洛。太祖至水洛，城降，即趣略陽，縱兵奮擊，大破之，悅數十騎遁走，追及斬之，太祖

入上邽。太祖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耗鎮南秦州，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

岐四州粟以給軍。按宇文泰滅侯莫陳悅，遂霸有秦隴矣。

周書文帝紀：齊神武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

不納。魏帝深仗太祖，乃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禦遂入雍州。魏帝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張獻爲南岐州刺史。按雍州治長安，時宇文泰已控制關隴。

周書文帝紀：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秋七月，太祖率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丁未，魏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按魏帝入關，自此東西魏分立。

周書文帝紀：魏大統元年（公元五三五）春正月，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罽擊走之。

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公元五三七）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小關，擊斬竇泰，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八月丁丑，太祖東伐至潼關，戊子，至弘農，城潰，虜其戰士八千。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齊神武率衆十萬出壺口，趣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卽造浮橋於渭，輕騎度渭。冬十月壬辰，至沙